

小樽高等商業學校
 圖書館
 總
 二
 五
 九
 九
 號
 冊
 四
 一
 四
 冊
 五
 七
 號
 門
 三
 部



思錄卷之十三

凡十四條

婺源後學江永集註

商書
校圖

朱子曰此卷異端之學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也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遺書下同。朱子曰楊朱學為義者也而偏於為我墨翟學為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為之耳。特

匠思錄

卷之十三

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闕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源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賦天理。善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近。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爲我。何以疑於義。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道遙物外。僅足其身。不肩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楊朱卽老聃弟子。孟子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葉氏曰。申不害。鄭人。以刑名干韓昭侯。韓非。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佛本西域之人。爲叔滅之學。自漢以來。其說始入中國。老聃。周柱下史。其書論清淨無爲之。○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

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胡氏曰。楊朱卽莊周所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者也。以爲出於二子。則其考之不詳甚矣。○或問楊墨學出於師商。信乎。朱子曰。胡氏論之。當矣。○程子論楊墨之源流。考之有未精者。若曰佛氏之害。甚於楊墨。儒者潛心正道。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不容有差。則皆至論也。○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朱子曰。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

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外於道也遠矣。葉氏曰釋氏以大謂四大幻假而成人身寂滅紅根斷除一切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

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本註又云
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面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問佛家如何有敬以直內。朱子曰。他本有箇覺察。可以敬以直內。然與吾儒亦不同。他本無是箇耐煩底人。故盡欲掃去。吾儒便有是。有無是無。於應事接物。只要處得是。問遺書云。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恐未安。曰。前日章。黃卿正論此。以為釋氏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未異。某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檢近思錄。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云云。這是當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傳不完也。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也。不是了。程子謂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則其上達處。豈有是邪。亦是此意。葉氏曰。君子不可於天下無可無不。惟義之從。釋氏寂滅無為。地本然全體之性矣。釋氏習定欲得此心。收斂虛靜。亦若敬以直內。然存體而無用。何有於義。離器近思錄

以為道。故或拘或肆。皆為之病。名為大自在。而實則隘陋。吾儒率性之道。動靜各正。既不病於拘。亦不至於肆。聖人贊易。所謂知幾存義。直內方外。時止時行。體用本末。備言之矣。○覺者。心無倚著。靈覺不昧。所謂常惺惺法。若可敬以直內矣。然無制內之本。○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葉氏曰。亦非矣。○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葉氏曰。不生不滅之理。可免輪迴之苦。此本出於利己之私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朱子曰。釋間。略見得心性影子。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就使有存養之功。亦只存養得他所見影子。終不分明。

○明道論釋氏下學上達處。則無滲漏矣。其下文說盡心知性語亦不完。二先生語中亦間有如此處。必是記者之失。○程子論釋氏有盡心知性而無存養之功者。正承上文譏其無下學。非上達不連屬。而有間斷之病。非真以是許之也。其論直內方外。而曰既無方外。則所謂直內者。其本亦不是。意亦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葉氏曰。如此。彼固曰出家。則於道體虧欠大矣。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以上明道語。○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與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學者於近思錄

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

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葉氏曰。人知萬物一體之理。不爲私己之見。自然與物各得其所。○永按。大小大快活。猶云許多。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柰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葉氏曰。釋氏以耳目口鼻身意爲六根。以色聲香味觸法爲六塵。其說謂幻塵滅。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心亦滅。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

負版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葉氏曰聖賢養生順理室慾而已豈若徧曲之士為長生久視之術哉○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止者與聖人同乎葉氏曰形而上者性命也陰陽晝夜死生古迴為幻妄則其所談性命亦異乎聖人矣○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

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文中子云汝所問者迹也吾故不若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永毀棄人倫是其迹之大異者然則其心皆無父無君也尚何取於彼哉○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

揚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官為周孔為之矣。朱子感興詩曰：飄飄盜殺系命祕，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道偷生詎能安。
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外書。問佛氏所以差。朱子曰：從劈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如天命之謂性，他把他做實。他底從頭到尾都是空。○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

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矣。葉氏曰：佛氏謂六根悉本天地。六根起滅無有實相。天地日月等為幻妄。厭此身之小，則蔽其用而不能推。樂虛空之大，則溺其志而不能反。故其語大語小，輾轉流遁，皆失其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正蒙下句。葉氏曰：佛說謂虛空無窮，天地有窮。人世起滅，皆為幻妄。莫知其所從來也。○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

也。問言有無諸子之陋。朱子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周子云：無極而太極。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永按：易不言有無，謂不言無也。易謂易有無，極是只言有耳。程子嘗云：聖人作易，未嘗言無，惟無思也，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自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此易不言無也。老子云：萬物皆生於有，有生於無。莊子又推言之曰：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諸子之言之陋如此。○浮圖明鬼，謂有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為變。

為輪迴未之思也。永按：孔子答宰我鬼神之間，正揚於上，為昭明。焘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是即遊魂為變之說也。指為輪迴，惑矣。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本註：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通陰陽。體之無二。○葉氏曰：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是有義有命。生死均安，何所厭苦。天人一理。何所取舍。知晝夜通陰陽，則知死生之說，何所謂輪迴。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

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
 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
 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
 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
 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
 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
 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
 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
 計得失哉。朱子感興詩曰。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
 愚。流傳世代久。梯接交空虛。顧盼指心

性。名言超有無。提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
 不踐實。躡彼荆榛塗。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